

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

明　季本　撰

召南

說見周南

鵲巢

經旨曰此以妾媵之從至備百兩美諸侯妻之無嫉妬也媵女雖父母之事然其所教於女者亦足以法矣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興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興意○兩音亮後凡以車兩言者並同

鵲鳩皆鳥名鳩拙鳥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木上架結木枝初不成巢便巳生子往往墜鷇隕雛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者此有似於諸侯夫人之嫁而其妾媵與於車乘之中也故即以起興之子指夫人也百兩百乘也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一娶九女二國來媵皆以姪娣

從故車有百兩之多百兩者諸侯之禮也御用也與服御之御同舊說訓迎因謂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殊不知此詩本為諸侯夫人不嫉妬而作不宜遠及所迎之車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興也之子于歸百兩將之興意

方所也以為安居之所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興也之子于歸百兩成之興意

盈滿也成成禮也○初言御治具而用之也中言送

則既行而送之也末言成則既至而禮成也其言之

序如此

鵲巢三章章四句

天下之化無不起於閨門鵲巢乃諸侯妻當

于歸時妾媵之從至備百兩見其無嫉妬之

心此后妃之化及於南國而嫁女者皆以此

成其女也宜家人以正四國實本於此故以

為召南之首

采蘩

經旨曰此美公侯之夫人有肅雝之德而先序其采𦵔菜以供祭祀見其德之可羞於神明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賦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賦也

蘩非水菜而生於水中之地則潔矣故夫人以之供祭鄭氏所謂以豆薦蘩葅者是也舊説采蘩以供蠶事非矣蘩固可以生蠶然隨地所生皆可以取令于

沼沚澗中則取之水中之地貴其潔也事祭事也宮廟也又云公侯之事公侯之宮則語意亦皆不為獻事發者其為奉祭祀之用無疑矣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也賦○還音旋後凡還歸之還並同

被與髲同髢也僮僮竦敬貌步雖移而被不動也祁祁舒遲貌安舒無疲倦也此形容夫人之敬德在於公所助祭其被則僮僮然竦敬無忽於夙夜及其旋

則祁祁然舒遲無所疲倦尚有餘敬也此其肅雝之德盖有周旋中禮者則雖蘩菜之微可羞於神明矣詩人序采蘩於章首豈無意哉然此疑非后妃不能及此意必周南之詩而誤入名南者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

經旨曰婦人因君子行役未歸而思念之切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興也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興意○降户江反後凡歸降之降並同

喓喓鳴聲趯趯躍貌草蟲生於草間之蟲阜螽生於

阜間之螽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蓋物類之相感

者如此謂微物亦有倡隨之樂而人不如就以為興

耳憂者憂其夫之在外也忡忡心不寧也覯遇也止

語辭降下也猶言放下心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興也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興意○說音悅後凡喜悅之說並同

蕨山菜也似鼈脚一名為鼈初生無葉時可食土人謂之粮雖惙惙憂之結也言見人有登山而采蕨者雖微菜可以食貧而行役者不如則亦有感而興憂思之意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興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興意

薇亦山菜似蕨而差大如巨擘剥而食之甘美莊子謂之迷陽即山間人所謂迷蕨也夷平也人喜悅則

心平夷當世道之衰風俗之薄夫出而婦人獨居不守禮義者多矣惟草蟲之詩能思念其夫行役於外切於憂傷必俟其歸而始夷悅見其心之專一也亦既見覯云者非謂已歸乃待其歸之辭也葢世所僅有故録以示勸舊說以為大夫妻被文王之化而能思其君子則文王之時如此人者亦婦道之常不足以為異而何為獨有一詩乎且以為大夫妻則亦鑿矣竊意此必民閒之婦所作而亦不知其以何風纂

入召南耳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

經旨曰南國大夫之妻以少女而能敬於主祭故家人叙其事而美之見后妃閨門之化所被深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賦也

蘋大萍非藻也藻則但可以養魚而非可茹之物矣

濵厓也藻生水底莖如叙股葉如蓬蒿好聚生故謂

之聚藻行潦流潦也蘋藻皆可糝蒸為茹本非嘉蔬
而澗濵行潦就其所便而不計其潢汙非若沼沚澗
濵之絜地采而治之亦可以供祭祀所重在於敬耳
蓋為末章有齊季女而發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釡賦也○盛音成
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湘者烹之粗熟而淹以為菹
也錡釡屬三足曰錡無足曰釡則筐筥錡釡乃盛湘
所常用左氏以筐筥錡釡之器可薦於鬼神為說而

毛氏亦為抑辭因曰陋器說者遂多襲之殊不知此器但為盛湘之用不以陳於神前有何所嫌而以為陋邪故語物之薄而不足以為美者但在澗濵之蘋行潦之藻而盛之湘之不過為牖下之奠推原制用之由耳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賦也○齊側皆反後凡齊敬之齊並同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牖下室西南隅之奥也尸

主齊敬季少也季女為大夫妻以主祭祀則為主婦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醢上言采蘋於澗濵采藻於行潦此非潔地之嘉蔬然奠之於宗室牖下者季女也惟其盡敬所以能薦於鬼神以少女而能敬可見其年未富而德已成盖后妃閨門之化行於南國而文王脩身齊家之效亦可見矣少女非以質美言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

經旨曰民被召公之德者思其人而愛其樹也此必非召南之詩蓋召南詩召公所采而經其手筆者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賦也

蔽芾隂翳茂盛也甘棠棠梨也子白者其味美為甘棠赤者其味澁則為杜翦謂斷其枝伐謂斬其幹武王既得天下自陜以東召公治之蓋召康公也名奭凡為方伯者皆稱伯説見崧髙茇取草舍之義謂止

於其下以自蔽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賦也

敗謂殘壞之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公所說賦也○說音稅後凡稅止之說並同

拜謂攀屈其枝如人之拜也說止也○召伯當武王時敷政於諸侯之國而覲省民俗或舍於甘棠之下非其所當居也甘棠久猶茂盛而民思其徳不忍翦壞耳舊說以為聽訟於甘棠之下不重煩百姓者則

近於刻畫矣戴岷隱盖嘗辯之伐敗拜皆蒙勿翦翦為輕也華谷嚴氏曰始則相戒不可斬伐而去之中則相戒不但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豈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

經旨曰女子能持擇配之正不為强暴所陵故作此

詩以明其志小序謂召伯聽訟貞信之教行殭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然詳玩詩辭有似於暴男興訟以廹貞女畧不見政教之能禁戢姧邪也先王盛時宜不如此雖使召伯果能聽訟則亦非大畏民志者烏足以語二南之化乎故王雪山謂暴男侵貞女女固可尚男為何人豈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邪意此必衰世之詩錄其女之不茍隨耳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賦也○厭於葉反

厭浥濕意行露道上之露也夙早也言本欲早行不憚夙夜但道上多露故不敢耳此以明早行恐為強暴所迫也事宜赴愬故欲早行而又畏不敢出亦可見政治不明横行者肆貞女不得其所矣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興也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興意○角音鹿女音汝後凡爾汝之女並同

角尖嘴也雀有味而無角女指強暴者而言無家謂其無家業也速促也質正於官曰獄室家謂其人凶

戾不足與為婚姻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興也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興意

牙壯牙也鼠有齒而無牙墉墻也告辯於官曰訟○言雀雖無角而以咮穿屋鼠雖無牙而以齒穿墉皆不可謂其力不能而遂不敢肆也故以興無家者乃無藉之人也苟無禮義則肆其強暴能促人於獄何待於富厚之力哉然非正人則不足與成室家之好

故其志不茍從也雖聽訟者未知其能斷與否而女之執正蓋有不可得而奪者矣故特錄而美之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

經旨曰美南國之大夫退朝而從容自得見其心之無私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賦也○委音威蛇音移後凡言委佗並同

羔羊之皮以羔皮為裘即緇衣羔裘也素白也言以素絲為線而縫之縫在裏故不必其色之稱也其縮縫有五故曰五紽紽者縫中突起之名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公公朝也委虵從容自得之貌言其委順如虵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虵委虵自公退食賦也

革亦皮也緎裘之縫界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虵委虵退食自公賦也

縫縫皮合之也新安胡氏曰縫之突兀謂之紽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為一謂之總○此詩專重委蛇上疊山謝氏曰中心無愧怍故外貌有威儀使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非躁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委蛇蛇哉華谷嚴氏曰在公之謹飭勉強可能也退食而委蛇則顯微無間矣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

經旨曰婦人以其夫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然不敢必其歸也其思雖切而無怨言亦可見其忠厚之德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興也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意○殷音隱後凡殷殷之殷並同

殷靁初發聲隱然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違斯斯此所也或閒或之義遑暇也不敢或遑則無一時之暇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興也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意

息休息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興也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意

處居處也首章但言不敢遑後言遑息遑處則所謂不遑者乃息與處也○婦人聞靁聲隱然初發謂其能動物也故以起興而言君子遠行從役不敢或遑

其心亦必閗靁而振動思歸矣但王事靡盬未必能即歸耳故曰歸哉歸哉錢氏曰哉疑辭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

經旨曰世亂民貧女子有父母終無與為主而不得及時歸嫁者顧為有室女之同情不能已於有言故作是詩欲男子之早議婚也其言雖若女求於男然欲庶士以婚姻之禮相求則庶士之中猶有所擇而

擇吉通言亦不茍從也庶幾知從一之道而無淫邪之心衰世中得如此女者亦可謂不失正矣若謂召南之化則恐文王之時未宜有此失時之女不得其所而至於自言耳

摽有梅其實七兮興也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興也○摽婢小反下章同

摽與蔈同韓詩作莩零落也梅摽而在樹者七則零落者多矣士男子未娶者之稱迨及也吉謂卜而得

吉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興也）（興意）

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此之時也毛氏以為急辭臨川王氏以為不暇吉日之擇皆非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興也）（興意）

塈本以仰塗為義於梅曰塈則仰取之意也鄭氏謂取之於地則摽梅言有謂在樹而未落盡者烏可以為在地哉云頃筐者謂取之已盡頃筐不能滿也如

此則落者又多而實之存於樹者又不及三矣首章曰七二章曰三此章曰頃筐言梅落漸盡而過時也謂者謂庶士當使媒妁通言非謂不待其禮之至而往也但不必大備云耳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

經旨曰宮中之人進御公所者能敬而安於勤事雖勞不怨也宮中進御之人猶今所謂上直蓋賤者之

事非一娶九女中之妾媵可以當夕者也故小序以為賤妾若媵中之妾則為側室豈至自抱衾裯以御其君哉此詩賤妾所自作大抵見其言之忠厚和平耳集傳謂其美南國夫人能不妬忌則未見其然焉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興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興意

嘒微明貌三五言其稀昏時星也日始沒則東方之星先見者小而光嘒耳此葢即所見以起興也肅肅

嚴敬貌宵征昏時始往也自昏時進御而早夜常在公所見星而往見星而還不敢有進其往來之勤如此皆其肅肅處盖自知命分之賤而不敢同於夫人也故曰寔命不同寔與實同一云是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興也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興意

參昴西方二宿名參昴初見則戌亥月之候也衾被裯單被也云抱衾與裯則漸寒可知矣猶如也○賤

妾往來宮中夙夜致敬以事其上安於天命而無怨心庶幾樂天知命矣非薰蒸后妃忠厚之化豈易至哉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

經旨曰江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偕行者因嫉妬之既長不使于歸其後悔而迎之故媵女喜而作此詩也夫媵女待年而不與嫡偕此亦常事但

嫡或嫉妬而幡然改之則於女德為難耳然亦不足以此為盛治不知何時事也説者以其列於召南而槩以為被后妃之化則鑿矣果如其説則當其嫉妬尚在紂時邪

江有汜（興也）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興意）

水決而岐流復入還本水者曰汜漢陽沔陽之間多有之以之為言用也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

○江有渚（興也）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興意）○（處音）

杵後凡處置居處之處並同

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同黨也如暴虎憑河吾不與也之與

○江有沱興也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興意

沱江之別出者過過從之過謂不使我得過從也嘯蹙口出聲以紓憤懣之氣言嫡之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蓋兼上兩節之意而言○氾渚沱皆江水之岐流而其岐流皆復合本水如嫡之有媵始跡

而復親也以其地在江間故因所見以起興而以得嫡歡心為樂然畧無怨心亦可見其忠厚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

經旨曰此淫風也女子有為吉士所誘者而不恐絶以峻辭諭使徐徐過從故詩人樂道之也舊說以為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以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汙則於辭意全不相類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興也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興意

野牧外也麕麞也鹿屬無角野則其縱遊之地也包裹懷思也當春而情動故曰懷春吉士猶言美士以其才華可愛而言也誘調戲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興也有女如玉興意

樸樕小木名鹿所隱蔽處也鹿獸名有角出於樸樕則縱於野矣純與屯同聚也束縛也言聚茅而縛之也○麕鹿俱善群聚其性淫而聚麀者也故以起興

而言麕鹿既死於野則可包束而不動若女子之含生情必懷春而安可制乎況其人色美如玉則宜為吉士之所誘矣蓋佳人才子不能不相感悦之意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賦也

舒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上言女為吉士所誘而此則以温言接引之使之徐徐而來也蓋帨不動則其步履輕犬不吠則其音聲靜欲使密其形踪不為人知也觀於此言則淫邪之情宛然可

見必欲强為之解而曰女子以貞潔自守何可通哉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

經旨曰此刺魯使單伯為齊襄公迎王姬也詳見春秋私考莊公元年蓋魯事也故疑其當為魯風耳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興也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興意

唐棣一名栘即郁李也詳見唐棣字義襛韓詩作茙盛也言華以喻容也肅敬雝和也周姬姓故女曰王

姬○六禮不備貞女不行魯單伯為齊襄公迎王姬非禮也而王姬從之以往非能以禮樂檢身者不可以為肅雝之德故詩人因其往嫁而以唐棣之華起興曷不肅雝者諷之之辭見其無實德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興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興意

李木名華白實可食桃李言華與唐棣意同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僖公祿父其子則襄公諸兒也史記以平王崩太子洩父蚤卒立其子林是為桓王王

姬者桓王之女則當為太子洩父之孫而於平王則為曾孫矣意必桓王其即平王之子故於王姬得為平王孫耳此言王姬乃平王之孫則齊侯當親往逆於魯何與而使單伯為之逆乎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興也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興意

釣以釣魚言也伊亦維也緡合絲而為綸也此以釣喻釣利以綸喻婚姻之合謂魯欲因齊之得婚王姬而釣利也故以起興而言婚姻相合之意○或先言

平王之孫或先言齊侯之子反覆歌詠之而已非有他義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

經旨曰此詩美虞官之仁以見文王之化能及禽獸也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賦也

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一發凡射一發四

矢也豝獸之肥大者也騶騶從也虞虞官即周禮山虞澤虞非獸也

○彼茁者蓬一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蓬草名蒿屬○豝以大獸故藏於葭豵以小獸故藏於蓬一發四矢之間虞人但翼五豝五豵以待射見其不以多殺為能而美文王仁之所及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王燕懿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朱續曾

謄錄監生臣張五諧

詩說解頤正釋卷三

明　季本　撰

邶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逾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朱子曰邶鄘不詳其始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地即今衛縣今按漢地里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然而鄭氏不

主其說朱子亦與鄭同葢諸侯封國止於百里而衛以一國兼三國之地則過大而非制也然康叔乃武王時所封不在成王誅三監之後所謂三監者但指管蔡霍而管蔡霍亦武王時所封之國管在今鄭州蔡在今上蔡縣霍在今霍州皆不遠於紂都而亦不與紂城密邇監之者為之尹以教武庚猶云天子使吏治其國也葢管叔之所專而蔡霍二叔則遥相為輔耳其國固各有本封而未嘗分受邶鄘之地邶鄘

之地猶屬武庚若衛則別為一國地在紂城之東豈可與邶鄘並列為三監之數哉及管叔以武庚叛而蔡霍二叔亦與比周傳布流言周之罪人既得而殷之頑民亦遷於是始以其地分封邶鄘二國而後亦盡併於衛其世則無可考焉國風雖存邶鄘之號其詩亦散亡矣今所存者乃衛詩之雜而奚必強為之解邪或以為一國而三其名得於衛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或以為存其舊號者因其聲之異有鄘

音者謂之鄘有邶音者謂之邶皆求其說而不得之

辭耳衛縣今為衛輝府淇縣地朱子以衛為狄滅而

文公徙居楚邱為說則妄傳之事也詳見定之方中

柏舟

經旨曰婦人不得於夫而怨慕也小序為衛頃公時

仁人不遇之說朱子既詳辯之矣以其與下篇相類

疑為莊姜之詩竊意此詩怨而不怒非莊姜之賢不

能及此列女傳以為衛宣夫人之詩者非也至孔叢

予截孔子讀柏舟而見匹夫執志之不易則又以為非婦人之詩令觀二章想兄弟而逢怒之言此豈男子辭哉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興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興意○敖平聲後凡以敖遊熬敖言者並同

汎謂浮於水流謂流於下也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之藏於內也微猶非也敖與遨同亦遊也而有放縱意言以柏木為舟堅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

汎然於水中如婦人見棄而無家事可任也故以興
其隱憂之深如此莊姜本非樂酒敖遊者謂雖使以
酒遨遊亦不能自解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賦也
鑒鏡茹納也如柔亦不茹之茹據依愬告也言鑒能
容物妍醜無不納之而我心則知其善惡而分別之
不能悉容也故不能不愬於兄弟愬之者愬妄侮已

之事欲其言於夫而有處也此亦親親廹切之情不能自已但兄弟皆嬖愛其妾而怒其妻者故愬則逢怒也莊姜以齊女嫁衛必無至齊愬兄弟之理其必遣人往言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賦（卷音捲也）

石生於山在山則甚固然有時而鑿之可得而轉也我心之固則不可轉席鋪於地在地則常舒然有時

而撤之可得而卷也我心之舒則不可卷自其可動
而言則曰轉自其可收而言則曰卷棣棣者棠棣華
蕚相承接續之意也選簡去也謂威儀無有差失而
不可簡去也此因兄弟怒沮而言守之不易如此益
秉德有常不因人而遷就動容有度不因人而雷同
此見其處群妄之閒不失常度而德容表裏之正皆
無可議矣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

寤辟有摽賦也○辟音闢

悄悄憂貌愠怒意羣小衆妾也覯與遘同閔病也謂遘讒以病之也彼遘病則此受侮矣曰既多曰不少見羣小之衆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葢寤時不覺如此也言既不能混俗以同於衆妾則為其所讒侮而無所愬矣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賦也

居諸皆語辭微光不明也言日往月來而其光漸微猶言日朘月削也匪澣衣言垢積之深不可復澣也衛莊公寵嬖諸妾而不禮其妻無尊卑之分他日州吁弒桓公之禍已基於此蓋積之既深將有不可解者故以匪澣衣爲喻若在他人則當見幾矣但婦人以從夫爲正於義不可奮飛耳奮飛者如鳥之奮翼而飛去也由此章觀之可以知其爲莊姜詩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

經旨曰舊說莊公惑於嬖妾而夫人莊姜失位故作是詩而藹然有怨而不怒之意非忠厚者不能也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比也心之憂矣曷維其已賦也

綠蒼黄之閒色黄中央之正色閒色賤而以為衣衣在上而顯也正色貴而以為裏裏在内而幽也此託言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皆失其所也南軒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

者憂在宗國也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賦也比也

上曰衣下曰裳按周禮内司服註謂婦人連衣裳不異其色今間色之綠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為裳而處下皆託言以見其失常也亡與忘同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比也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賦也○女音汝

女指其夫而言治謂理而織之也訧過也言綠衣本

絲而染以為衣以比成妾於尊顯者皆夫所為言其失序蓋有自也故言我欲求古道以處之而使其夫歸於無過也華陽范氏曰致其叙則在我也我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比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賦也

凄寒貌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思古人而得其所求如上章所謂俾無訧者乃為得本心之安耳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

經旨曰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已子莊公卒完即位是為桓公嬖人之子州吁桓公庶弟也弑桓公故戴嬀大歸于陳莊姜送之既別而作此詩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興也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興意○差初宜反

燕燕鳦鳥燕燕重言之以見其雙飛也差池不齊貌之

于指戴嬀歸大歸也泣無聲出涕也淚自目出曰涕華谷嚴氏曰燕以春來秋去有離别之義故以起興莊姜撫戴嬀之子平時與戴嬀恩信相親及莊公既没嫡妾相依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相為前後而常相隨逐也今戴嬀大歸而已獨留不復得如雙燕矣我遠送于野而與之别稍稍更遠瞻望弗及令人念之泣涕如雨之傾也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叙離别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𥙿氏

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今送于野情之不能已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興也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興意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興也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興意 ○下去聲上上聲凡在下之下上聲自上而下之下去聲在上之上去聲自下而上之上上聲

鳴而下曰下音鳴而上曰上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此句可以為送戴嬀之證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賦也○任如今反塞音畨後凡塞實之塞並同

仲戴嬀字任德藏於內也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莊姜自稱也其心塞淵故能終溫且惠終者終始如一之意此所謂以善慎其身也而於其行又勉夫人以思先君情緒闇然矣○廬山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

夫人失位不見荅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眞可謂溫且惠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

經旨曰莊公無親親之恩而不禮其夫人無以為定國之本莊姜傷之而猶望其相親也故作此詩辯説謂此莊公在時所作篇次當在燕燕之前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 賦也

日月者呼而愬之以其明能遍照而不遺也乃者反語辭之人指莊公逝發語辭有往而不返之意古謂古人親親之道不以古道處己則寡恩也定謂定國言此不足以定國也寧猶能也冀其相念而不忍絶之辭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 ○好去聲後凡愛好之好並同

冒覆好愛報答也以禮事莊公而不以恩報見其不好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賦也

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言其出而照物也德音者有德意而以溫言相加也無良則非德音矣俾也可忘言不使我為可以忘也亦冀之之辭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

報我不述賦也

夫為妻綱妻所仰望以為終身之養如父母之於子也故以父母言之而實以指夫也畜養卒終也如此

會意方與胡能有定一句相屬述祖述之述述謂豈無古道可法而述以報我乎亦冀之之辭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

經旨曰序云衛莊姜傷己也辯說則謂若果莊姜之

詩則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今按此詩辭頗切直與前四篇愛夫憂國溫柔敦厚者不同似非出於一手且莊姜一人已取四詩如終風者可以無錄矣豈別一賢婦不得於夫者所作而併入於莊姜之類歟

終風且暴比也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賦也○敖五報反

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

終風暴疾以比夫之狂暴也言夫雖狂暴亦有顧我

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此可以見其貞靜自守與夫之暴慢無常者不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歟然其心傷悼必欲得其心而後已則亦其怨慕之真切也

○終風且霾比也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賦也

霾大風揚塵而上下霧也葢狂惑之比言夫雖狂惑亦或惠然而來然其來也莫往莫來心實不定而非真來也則使我悠悠而思耳悠悠思之長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比也寤言不寐願言則嚏賦也○有音

又

陰而風曰曀不日不終日也有古又通用終風曀而又曀以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閉也願言者思出於心之意嚏徐鍇以為腦鼻中氣壅塞噴嚏則通也言寤時則憂而不能寐思則氣鬱於鼻而嚏發矣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比也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賦也

曀曀陰貌蒙上章有曀而言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

聲此亦不日有曀之意也東萊呂氏曰驟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靁則殊未有開明之期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

經旨曰衛人怨州吁阻兵也州吁弒桓公自立欲求寵於諸侯結陳平宋而以兵助宋伐鄭夏伐旣還秋又伐之暴師日久故國人怨而作此詩左傳以為伐

鄭五日而還者不足信也詳見春秋私考隱公四年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賦也

踊躍跳躍也喜之之意兵謂戈戟之屬土興土工也漕衛邑在古黄河東一統志云廢白馬縣在今大名府滑縣治南本衛之漕邑華谷嚴氏曰鼓以進衆為三軍號令令聞鼓聲鏜然乃是州吁踊躍喜於用兵也夫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州吁踊躍自喜故國人怨之言衛國之人或後土工於國中或築城於漕邑非

不勞苦然猶處境内今我獨南行而伐鄭則死亡未可知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賦也

孫氏子仲字時軍帥小序以為公孫文仲非也觀春秋稱衛人不列其名姓則孫子仲非大夫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不我以歸南行故也此見孫子仲非能恤民而思戰者憂憂已之不得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賦也○喪去聲後

凡喪失之喪並同

爰於也居者坐所安也處者行所止也言在外不歸從其居處於是有喪馬而求於林下者矣見其部伍不收人無鬬志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苦結反

契與恝同恝闊隔遠之意言雖隔遠而生死不相棄也子指妻言蓋初婚之時以此與妻相約故曰成說然又執妻之手而期於偕老不謂便至於死也此叙

其室家約誓之情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賦也○信音申後凡取伸義者並同

闊本上章契闊而言活生洵信也信伸也言令之契闊遂成死別而偕老之信不得伸也民之嗟怨其深如此州吁所以卒為衛人所殺蓋有由矣

擊鼓五章章五句

州吁弑君天下大惡此詩畧無一言及於君

臣之義而不欲從逆者其所自述不過征役之憂室家之愛而非大義所關也蓋此言出於上人閔勞則為説道若下民自敘則為私情在太師采之可以察民隱而不可以播聲歌也其言不足為勸何以興起人心邪列國之風如此類者何啻千百而於衛特存此詩其故何也今考邶鄘衛皆衛詩也衛詩列於經者三十九篇其次則鄭詩二十一篇其次

雖齊晉大國不過十餘一二然尚有他國之詩雜焉其下則皆不及矣至於鄶曹則止四篇而已他國之詩何其少而鄭衛之詩何其多邪意者鄭衛之詩人所樂道雖經删定其故猶存及秦火之後詩多焚散世儒掇拾民俗所傳而併入之則有義不足録如擊鼓之類亦得與於三百篇之列歟或曰衛人非不知州吁之為賊但不明大義敢怒不敢言耳

凱風

經旨曰衛有七子不能安其母之心故作此詩以自責無怨言也孟子曰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所謂過小必奉養有闕而其母憤怒諸子欲自勞苦耳非謂衛之淫風盛行而其母欲嫁也如此尚得為小過哉自小序以後說詩者蓋皆失之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興也母氏劬勞興意

凱和煦也南風和煦能長養萬物故曰凱風棘即酸

棗至夏始生難長之物必待凱風吹之而後生心以其穉弱未成者言也至於夭夭則少長矣此以風之吹棘心者興母之育幼子而棘又叢生多刺則七子之喻也劬勞病苦也華谷嚴氏曰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故於夭夭言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興也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興意

聖叡也本其愛子之德言生意萌動於内者謂之心枝條發生於外者謂之薪棘可以為薪則已成立非

心之天天時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言七子之中無一善人能安母心其自責也至矣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興也）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興意）

寒泉清冽之泉而可以養人者也浚衛邑必七人所居之地言寒泉在浚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之勞苦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興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興意）

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載則也載之聲轉而為則故則

為載義此言黄鳥猶能好其音以悦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悦母心何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

經旨曰婦人以其夫遠遊於外有所沮抑而不得以行其志故作此詩以規戒之而欲其全身以歸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我之懐矣自詒伊阻興意○泄音異後凡泄泄並同

雉耿介之鳥喻其夫也泄泄舒緩貌言其不得高飛也懷謂所懷之人即夫也詒與貽同遺也阻謂阻抑也言自詒則其夫自取矣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興也展矣君子實勞我心興意下上其音言飛鳴不定其聲不能即聞遠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甚言君子之勞我心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賦也本上章勞我心而言見日月之徃來而思其君子久

羈於外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賊也○行去聲後凡德行之行並同

君子本指夫言不欲顯言故泛言百爾耳忮妨害也求貪慾也欲以利已即是有求欲以責人即是有忮苟有忮求之心則為不知德行矣臧善也不能順人心以行已志故曰不臧此規戒其夫之辭冀其全身而歸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

經旨曰此女子守正不妄從人者所作非謂刺淫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比也

匏瓠屬與瓠異匏苦不可食特可佩以濟水濟渡處也涉渡水之通名匏尚有葉未可用之時也匏可用則以匏濟水矣何待於徒涉哉厲危也若今之浮水其事危也舊說謂以衣涉水曰厲則水深之中亦豈

能兼衣而涉哉揭以攝衣涉水為義則在淺處庶幾可通耳然深厲淺揭皆出身見體之事世俗不以為羞者也故以引起乘舟得正之意見婚姻當以禮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比也

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牡本雄獸之名鳥之雄者亦稱牡如雞之雌者書稱牝雞也言濟盈而欲厲者必車至水涯淺處其軌先濡由揭而後厲也今不濡軌則有待於乘舟矣乘舟者濟之正也如婚姻

以禮乃為得正而雉鳴求牡各從其匹則尤見其不可苟合矣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賦也）

雝雝和鳴聲鴈性不再偶有從一之德故婚禮納采請期用鴈而皆以旦故曰旭日始旦旭者日初出貌歸妻者使之來歸也冰泮者冰至建寅之月而渙散也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此則夏正建卯之月也爲霜降婦功成則娶嫁行冰泮農功起則婚禮殺故婚期

盡於夘月恐其過時故曰迨氷未泮也此言婚禮之正則濟盈以舟而非徒涉矣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比也

招招以手相呼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此言各從其匹而不妄合之意華谷嚴氏曰人皆徒涉我獨招舟子而不徒涉者既待舟而後濟又須待我友而同濟喻人必待禮而行又以配耦相從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

經旨曰時有寵新妾而棄其妻者其妻不忍去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也怨而不怒可謂賢婦人矣但詩中以涇渭為喻則涇渭者周畿内之水也詩人詠物多述土風衛人不應遠引涇渭東萊吕氏雖為之解亦似强求意者其為王風之雜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興意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比也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賦也

習習連續不斷之貌谷風華谷嚴氏以為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蓋本桑柔大風有隧有空大谷之意舊說東風謂之谷風則與小雅谷風之義不同矣言谷風連續而不斷即終風也而又陰雨無開霽之時以喻夫之暴怒無休息也黽勉者勉力而强為也葑蔓菁也菘類非葱菜也葍類其根莖皆可食下體舊說指根謂根有美時有惡時惟錢氏以為凡菜近地之莖葉多黄腐不可食此說得之以其近地故云下體

葑菲二菜常食之物不可以其莖葉之近地者偶有黄腐遂棄其上而不采以比夫之於妻亦不可以小過而棄其善也德者仁愛之言也違背也蓋戒其夫以仁愛之言相加而不背於理也此章言其從一而終之本心而夫不宜加怒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賦也）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比也）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賦也）

遲遲舒緩貌心不欲行故曰有違畿門内也荼苦菜

非蓼也薺甘菜荼苦而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也宴與燕同安也新昏指夫所娶之妾也如兄如弟言愛之太過而使與已齊無貴賤之等也此章言夫以新昏棄舊必欲去之而妻不忍去見其心之甚苦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比也）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賦也）

涇渭二水名涇入於渭俱在雍州王畿內地湜湜水

清見底也涇濁渭清及既合流則渭亦因涇而濁然二水相交之處壅土成沚而渭在沚之上者則湜湜然見底而本清之體固自若也以比棄妻本善新昏以不善牽之而夫爲其所惑也此說本程子而華谷嚴氏取之屑瑣細也不我屑以謂視我爲瑣瑣而不以爲事也即涇以渭濁之意逝之也梁魚梁也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往來者也笱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視恤憂也逝梁發笱恐其失

魚蓋當家時不妄取魚之事故雖已去而猶戒新昏顧恤之既而曰我身既不能視何暇憂我後乎言其權在新昏不復能理也此見既去而猶以勤家為念其惓惓不已之心無以加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比也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賦也○亡音無後凡有無之亡並同

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水深則方舟水淺則泳游以比隨事重輕以為緩急也求之求足其所

無也此言事之急者則當黽勉以求也匍匐小兒手行伏地之狀言其急也救周恤也蓋鄉鄰之喪事之不可緩者故急救之以見當其無時不可不求也此棄婦自叙平日勤勞以曲承夫意之事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賦也○賈音古比毗至反後凡商賈之賈比及之比並同

慉與畜同養也阻抑也上章所叙勤勞之事皆棄婦

平日所以養夫以安者夫既不以我為能養而反以為讐則於我之德抑而不用矣售賣物出手也有德而不為夫所取如有物而不為賈所買也則何所售哉育生理也生理不遂曰鞠窮也毒螫也初欲求足所無則恐生理之窮而與夫至於顛覆不支今生既遂而反比我於毒螫而棄之乎比於毒則視為讐矣此承上章言有勞而為夫所棄其情可哀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興也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

潰既貽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興意

旨美蓄聚所聚之美菜也御與禦同當也言我有旨蓄之菜以禦冬月闕乏之時至春蔬新美則不食矣以興其夫安於新昏而厭棄我亦但使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洸武也如水之湧故曰洸潰怒也如水之決故曰潰肄即伐其條肄之肄謂萌櫱復生而不已也塈塗也謂彌縫其闕如塗屋壁之罅隙也言夫奮其武怒而遺我以禍如萌櫱之生生不

已曾不念往日來此彌縫闕失之時乎此申歎上章之意冀其夫之感悟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

經旨曰狄人廹逐黎侯黎侯寓於衛及狄巳退黎侯猶望衛之助巳而衛不禮焉黎侯可以歸而不歸故其從行之臣勸之去而不欲其留也其序當在旄邱之後夫狄人廹逐黎侯小序言之然春秋中畧不經

見不知其為何時事也近黎之狄亦狄也朱子據左傳載宣公十五年伯宗數赤狄潞子奪黎氏地之言疑其為衛穆公事亦非經文所有安知其不為浮誇乎○黎即今潞安府黎城縣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在衛之西即其地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賦也

式發語辭微以微視之如無有也故猶事也微視君之事而不以為急則無望其助已矣故其臣勸之以

歸也臨川王氏曰中露露中也言其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賦也

躬身也臨川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觀於此詩可見黎之臣子有主憂臣辱之忠而志欲其君之自立矣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

經旨曰黎侯為狄所迫而寓於衛久而衛救不至故黎之臣子嘆其無恤患之志而作也亦本舊說黎在衛西自西寓衛必尚在其西鄙之邑故以衛為東詳觀詩意皆在外望之之辭似非寓其國者也故華谷嚴氏曰舊說越衛國而寓於東非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興意

旄丘地在衛西或以為開州東北有旄丘則在衛東葢附會之說耳故毛氏云前高後下曰旄丘葢不以

為地名也誕闊也叔伯指衛之諸臣也叔卑而先伯者自下而上不敢遽達所尊也不斥其君而但言叔伯婉辭也黎之臣子寓衛日久因登旄丘而見其所生之葛其節已闊蓋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故即所見以為多日之興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賦也

處安處也有與謂待與國而同來也有以為有他事而未暇也此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所以不得來之

故蓋委曲以盡人情耳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賦也

狐裘黎大夫自謂也蒙茸毛聚貌狐裘本冬月之服至見葛節之誕已在春夏之交踰三時矣言其久也當至衛地之後常服狐裘以求救於衛故曰匪車不東覲於此言可以見黎寓於衛西矣不専以其在黎日初告難而言也靡無也同謂同憂患之心也惟其心不相同故雖告之而不來救耳於是其言始有所

諷切矣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賦也

瑣細尾末也流離流移他國離去本國也褎多笑貌耳聾之人常多笑充耳瑱也瑱之塞耳本不欲聞也黎之諸臣言流離漂散之人瑣尾甚矣而衛人畧不憐之雖訴告已及而褎然如瑱塞耳付之不聞也其無救恤之志可知此黎人盡其辭而責之益亦憤激之深亦可見其憂國之誠有所不能自已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

經旨曰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蓋不得已而非其所欲也故作此詩以見本心焉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賦也

簡擇也擇人以舞也曰方將則將舞時也祭祀旦明行事不用日中云日之方中者蓋以燕飲言也將舞之時值日方中而處在前列之上見其所擇以為用

者如此而不顧其恥辱於顯明之地也集傳以不恭釋簡而曰有輕世肆志焉恐詩意未必然耳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賦也

碩大也以容體言俁俁大貌公庭即前上列舞之位也轡馬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而五采錯雜成文也如虎言其武也御能使馬則轡旋如組之文言其藝也此其勇捷之才足任將帥而舞於公庭豈其所宜哉此雖以才自譽而實有自恥之意焉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賦也

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公猶言當衆也錫爵雖古獻工之禮而實良人之所恥故羞而面亦也程子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隰有苓興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興意

榛果名似栗而小隰下濕之地苓藥名一名大苦即今甘草也言山隰之間有榛苓可以食貧也美人美

好之婦人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也復揭西方而言之以見其遠而不得見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本三章章六句今從集傳之所改定

泉水

經旨曰衛女嫁於諸侯思歸省其父母而不得故作此詩以自見也舊說以為思歸寧非也諸侯夫人無有歸寧之禮使果有之既曰父母終矣又何可以言思

歸寧乎歸寧之禮說見葛覃

毖彼泉水亦流於淇興也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興意

毖泉水流貌泉水即衛之百泉也淇亦衛水泉水注之以興己之欲歸衛也有懷於衛謂懷父母亦親親之恩也孌好貌諸姬同姓媵從之姪娣也以其孌好為夫所悅故與之謀欲其以情達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

姑遂及伯姊賦也○遠去聲後凡遠之之遠並同

沛禰皆衛地當近衛都而地里志謂沛在臨邑禰在兗句者非矣言始嫁時將出宿而先飲餞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於義不可而夫不從故問之姑姊姑姊蓋先君時之媵婦以其老成必為夫所敬信非諸姪比也○按孔氏韓奕疏曰祖於國外畢乃出宿則出宿當在飲餞之後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

不瑕有害賦也

干言皆所嫁國之地名而今欲適衛之所經也當為異姓昏姻之國而九域志謂干言為邢地者非矣牽與轄同車軸頭鐵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載脂者先以脂膏塗牽使滑澤也載牽者塗畢然後設牽而行也故兩言之還車猶言回轅舊說謂嫁時乘來之車似牽強矣遄遠行也遄速臻至也瑕與遐同何也言今亦欲如來嫁時之出宿飲餞而還車以往衛

則至衛爲逺但恐扵義有害故疑之而不敢自遂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冩我憂賦也

肥泉自衛而來所渡之水也須漕自衛而來所經之邑也駕乘也冩與瀉同言必乘舟出遊於衛然後可以解憂也蓋欲歸不得而自解之辭非必欲往也

○衛女思歸者發乎情也卒不得歸者止乎禮義也守禮義之正而不爲私情所奪即此一念則凡情愛

之私可以自克矣聖人著之於經所以示教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

經旨曰忠臣勞於役而困於貧不得以行其志故作此詩而安於命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賦也

忠臣勞於遠役故因出北門而發此嘆也舊說以北

門背陽向陰為暗君之比恐不必然殷殷憂之隱也

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貧視窶為

切也蓋財不足以備禮而人莫之知使之勞於遠役

故憂其不能供也非憂貧也已焉哉者嘆其終莫我

知也謂之何哉無所歸咎之辭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賦也

王事諸侯遣使於天子之事也適之也政事諸侯國

內所差役之事也一專也埤與裨同皆加以差役之意室猶家也謫責也見其貧無以自給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賦也○遺夷季反後凡加遺之遺並同

敦厚遺加摧阻也○此二章申說首章之意

北門三章章七句

龜山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

士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風

經旨曰衛之賢者知國亂將危招其同志避地而去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比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賦也○雨去聲邪音徐只音止且音疽後凡雨之之雨及只且並同

北風寒風也涼寒氣也雱初雪貌惠愛也虛寬貌邪爾雅作徐緩也只且語辭言北風而又雨雪其愁慘甚矣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日迫也故言朋友之愛好我者可以攜手而相與同行矣虛徐言其者尚疑可以寬緩之辭既而曰亟則事勢已迫而不可不速去矣此見其心雖不忍而見幾則明決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比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賦也

喈風疾聲霏雪飛而密也歸歸於所安之處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比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賦也

狐獸名似犬黄赤色烏烏名黒色詳見爾雅字義狐

妖邪而善媚人烏貪殘而善攫物皆不祥而可惡者

也狐色赤君大夫之服纁裳者似之烏色黒君大夫

之服玄衣者似之故以比衛之君臣皆狐烏也同行

之人必富而有車馬者故曰同車東萊呂氏曰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

經旨曰此淫風也蓋衛人因女子贈物以相期會故恱之而作此詩也毛鄭之說大失經意歐陽氏既辯之明矣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賦也

靜女謂其處深閨幽靜之中而意獨専向也姝色之美也城郊外邑城而隅則其幽僻之處必女家所近而俟於此也不見者男子失期而不至也踟蹰行不進貌言靜女雖愛之而不得遂但搔首踟蹰欲去不去而已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賦也

管管籥之管蓋以樂器相貽也漆以赤故其色彤煒赤貌此靜女既得見之以彤管相贈以結殷勤而男

子以女為悅也舊說以管為筆非也古以刀為筆未有用毫者安得有管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賦也

牧郊外也歸亦貽也荑與碩人手如柔荑之荑同茅之始生者也以其柔白可愛故以相貽女贈而男悅之亦猶上章之意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

經旨曰刺衛宣公也舊說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賦也○鮮斯淺反後凡鮮少之鮮並同

泚明潤也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瀰瀰清也求謂齊女欲得婉順之男以相安樂也籧篨者龜胷之疾言其不能俯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

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
鮮少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賦也
洒高潔也浼浼溷浘貌殄絶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賦也
魚網本欲得魚以喻齊女之遣嫁本為伋也而鴻麗
其中以比所得者衛宣公也離附也離本分離無附
麗之義猶治亂之亂訓治云耳戚施駝背之疾言其

不能仰也○宣公以翁為君初至新臺時則以尊臨卑外為尊大之態如籧篨然其後見齊女有未順者則俯而求之極其卑屈如戚施矣故衛人形容其情狀如此亦可以見人心惡惡之公焉新臺二章本在臺言而皆曰籧篨魚網鴻離一章則言戚施義各有所當也鄭氏據爾雅以口柔釋籧篨以面柔釋戚施歐陽氏已辯其失矣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

經旨曰伋不得於父宣公與其弟壽俱出亡以死國人傷之而作此詩也舊說以為朔搆伋於宣公而使盜殺之因及於壽於義難通辯見春秋私考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奔下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景即古影字後凡取影義者並同

二子指伋壽也乘舟以其方渡河言也養養猶漾漾

憂不知所定之貌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賦也

不瑕者疑辭此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此詩必以宣公奪伋之妻使伋不安因奔而壽以愛兄故亦併及之詩人傷悼葢以此也不過數言而辭意懇至閒之而不流涕者無人心矣意其序當在鶉之奔奔之後云

詩說解頤正釋卷三

詩說解頤正釋卷四

明 季本 撰

鄘

說見邶風

柏舟

經旨曰舊說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作此詩以自誓也竊意父母即共伯之父母也共伯為衛世子共姜齊女其父母豈有

越他國奪嫁之理哉葢父母者舅姑之通稱也共伯者釐侯之子釐侯既葬而共伯始死則欲奪嫁共姜者共伯之母也其父且不與焉以為姜氏之父母可乎史記又謂衛武公攻殺共伯則尤誕說也東萊呂氏辯之詳矣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興也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興意

中河中於河也齊地西以河為境而衛居河之西故

以河言柏舟堅實而在中河以比志節之堅而夫死無所着也髧髮垂貌髦小兒剪髮也謂以所剪髮作為偽髻垂兩眉之上也蓋兒生三月剪髮夾囟曰兩髦女則為三髻曰鬌與男不同長大猶用為飾不敢忘孝思也內則云子事父母拂髦是也親死然後去之故兩髦以男言蓋指共伯是時共伯父死母猶存則髦猶未去也儀以夫為法也母以姑言

〇汎彼柏舟在彼河側興也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

靡慝毋也天只不諒人只興意

柏舟在河側則有咈崖岸以禮義為依也特獨也謂心之所從獨在夫也慝邪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

經旨曰舊說公子頑通乎君母言之而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君母即宣姜也或以為鄘人諷三叔之謗周公則三叔流言顯然衆所共知有何不可道之

醜哉

牆有茨不可埽也興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興意

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埽掃除也中冓材木交構在堂之中言其隱奥也中冓之言但謂閨門之事非指其相淫之私語也道言也醜惡也言茨埽之則牆必頽猶傷君心但為君者亦當默有所處不可以牆之不頽而藏惡於其中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興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興意

襄除謂駕而出之也長者難竟之意語長則勞託此以見其實不欲言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興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興意

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汚口舌也詩人咏嘆其事雖若甚惡而亦不欲言其可惡之實猶有隱惡之

意存焉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龜山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君子偕老

經旨曰舊說刺衛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葢指公子頑與宣姜相通事然朱子疑之謂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今觀詩辭或但為夫人之德不足以相君子而發未必為淫亂也朱子未盡之意宜更求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賦也○佗與蛇同音移

君子指夫言偕老言誓與同老無他志也副祭服之

首飾即女冠服之所以祭宗廟也笄簪也所以卷髮在副謂之衡笄以玉加笄故謂之珈而以垂於副之兩旁當耳處其下以紞懸瑱紞織如絛而上屬於笄者也笄本婦人之常飾惟副之珈則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妻所無也珈之以六則夫人之制也此言夫人與諸侯共承國祀之重故以祭服言委佗解見羔羊如山言其性之安重也如河言其度之弘廣也安重則不輕佻弘廣則不褊狹然後可以為委佗山

河衛國之疆域故特舉以明同主山川之意而夫人當似之也象服如舜典予欲觀古人之象象翟形而綴於服即下章所謂翟也象服從副以祭者也謂夫人之德委佗而如山河乃於象服為宜耳子指夫人與三章子之清揚之子同云如之何謂不足以配君子而承宗廟之祀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賦也

玼鮮潤貌翟雉羽也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綴祭服者即象服也鬒黑也如雲稠密也今亦謂之雲鬟髢與髲同髲髢也髲髢者剪髮之名人少髮則剪他髮益已髮而合綰為髻也髮美則不用他髮而自善故曰不屑髢也瑱塞耳也以玉為之詳見著字義象象骨也揥如今篦子以象骨為之用之摘髮而因揥髮以為飾也摘音剔揚眉上廣也且語辭晳白也承上章象服而言翟之玼者乃其外飾也而鬒髮

如雲則其本質自然之美也然亦但以玉為瑱以象為揥而已其實容色之美無待於外飾故又繼之曰揚且之皙以見其美不但在髮也胡然者問之之辭帝者天所主宰之名言天與帝胡為而生此人也蓋欲其君子之親愛相與宜室家而共承祭祀耳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賦也

瑳玉色整潔貌展衣色白乃夫人以禮見君及見賓

容之服蒙霞也葛之精者曰絺其精尤細靡者曰縐皆當暑之服也玉藻疏曰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展衣即朝服也見内司服疏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縐絺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清目清秀也揚眉揚開也顔額角豐滿也言夫人服展衣蒙縐絺而以禮拘束故不見其自然之態度耳若其清揚之顔本非外飾可加也展不拘束而但順此人清揚態度之自然則邦中之女美孰過焉爾雅

云美女為媛以其為夫人在一國女人之上故曰邦之媛也見其色雖擅國中之美而德則有愧於為夫人也辭雖不露而其意宛然在言表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閒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荅但中閒有大夫夙退二語猶

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
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但中間冷下
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也

桑中

經旨曰衛俗滛奔雖巨室之妻亦比比與人期會而
迎送之不以為恥其後所私之男子託采物以至其
地而追思之故作此詩也觀所分三地則知其非初
至時所能遍歷而又有姜弋庸三姓則亦非一時所

能盡私至於三姓皆貴族而字皆言孟則必其為巨室之妻也若妾則多言叔仲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要音腰後凡要約要截之要並同

唐蒙絲也詳見頍弁字義沬衛邑即書妹邦紂所都朝歌也姜齊之姓也桑中采桑之處也宮猶室也合院曰宮桑在下濕之地而宮在其上故曰上宮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

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與姒通杞女夏后氏之姓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

葑説見邶谷風庸亦貴族之姓也○衛之男子至於

沬而思其所私巨室之妻言所以思者以其當采桑

之時期於桑中而要於上宮以相私又送於淇上有

不忍之意焉歷數三人而見其風俗之淫奔彼此不

以為醜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即所謂桑間濮上也葢濮水之上地有桑而以為桑間耳桑中本衛詩而樂記乃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特別桑間於衛者則以桑中之詩淫亂尤甚必至於亡國耳然此亦秦火以後儒者見此詩序於定之方中之前而又誤以定

之方中為衛文公徙居楚邱事因而附益其說歟〇按東萊吕氏謂詩皆雅樂此桑中非桑間濮上之音朱子辯之曰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

鶉之奔奔

經旨曰舊說刺宣姜也亦為公子頑故朱子則釋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以令論之公子頑之烝宣姜不可謂無但計其事當在宣公既卒之後宣公卒而惠公立甫歷四年而公子洩公子職挾公子黔牟以逐惠公又八年而始得復當其初中冓之言猶未大著凡弟之間自宜為親者諱而顯然指斥其人畧無忠厚之意不足以為訓也至洩職逐君之際黔牟者惠

公之庶兄而公子頑之母弟也亦既從亂矣誰復知倫理為重而真心公所惡乎若淫浪之作不足以感動人者亦何取焉且人之無良本指一人而分屬兄君義亦牽强也意其必為宣公新臺之事而發耳奪伋之妻而又使其兄弟乘舟以出此則惡大跡彰不可復掩而宣公羣弟之中有能恥其無良而憤然興刺則其惡惡之公出於真心而聞之者足以興矣聖人之删定豈苟然哉其序當在二子乘舟之前云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興也人之無良我以為兄興意

鶉鶴屬奔奔鬬也鶉喜鬬惡亂其匹也彊彊剛也鵲性剛不淫其匹也以興宣公之奪子婦亂匹孰甚焉此則鶉鵲之不如也作詩者必宣公之庶弟故稱為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興也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興意

君亦指宣公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

經旨曰舊說以爲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百姓悅之而作此詩其說非也蓋楚丘魯地築宮以爲勞勸農桑之所也必魯先君之賢者所爲非伯禽不足以語此也而謂衛文公能之乎詳辯見春秋私考僖公二年城楚丘及三十一年衛遷帝丘下然則此詩當爲魯風而篡入於此耳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賦也○定丁佞反

定營室星此星昏中建亥之月也農功既畢而營作可興矣楚宫楚邱之宫魯襄公薨於楚宫即此宫也其名為楚不知何義豈其地本多楚木而因以名邱歟左氏以襄公適楚之故而作楚宫則誕說耳揆度也樹八尺之臬度日出入之影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影以正南北也室宫内之室楚室猶楚宫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以供籩實椅桐梓三木以備材漆

以飾之皆為琴瑟之用蘇氏所謂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不求近功者是也此章言農隙興工為勞勸農桑之所而種木畜材因以備禮樂之用非妄用民力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賦也

虛墟地高而可望者故曰升望謂相視之也曰望楚則為楚水之地可知矣堂指其前寬廣可容之處而

言猶堪輿家所謂堂局也景與影同測日影也即上章揆日之事京高邱也此章本其作宫之始而言既升高相度之然後可因山邱測日影以定室之方位而又降下觀桑以細察其土宜則人謀合矣於是稽之於卜神亦告吉至其終也信如卜稽所言而果獲善應之吉謂神謀合於人謀非以私意役民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賦也

雨及時而應如有神然故曰靈雨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見星而駕則雨止矣桑田者時農桑之務作而往勞勸之故無言桑田之野也觀於此言可以見楚宮之作為勞勸農桑之所矣諸侯千乘則馬當四千匹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至於千駟亦云多矣此則七尺之騋牝而能育者已有三千壯不在列也則其富不止於千駟而已蓋非塞淵之德不能致馬之蕃息如此蓋即伯禽思無疆思馬斯臧之意然凡有

德者或能善身未必能及於馬政也故又言此人不但有德以善其身而已又能見於行事之實而其所以訓百官馭群牧者細微曲盡故能致馬蕃息如此也觀馬之蕃息則民富可知矣此即終馬允臧之意國人所以悦而美之也夫秉心塞淵之德豈人所易能哉自左氏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之説而後儒遂真信文公為賢殊不知文公之薄

德備載於春秋可考也而盛稱以罔後世吁可嘆哉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

經旨曰舊說以為刺淫奔之詩是也衛之女子在母家嘗與人私及既嫁而猶與所私者通焉故詩人惡之而作此詩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比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賦也

蝃蝀虹也在東莫虹也日映雲而虹見則雨止矣東

陽方陽勝陰之義也指者指而向之也暮虹見而莫敢指以比其夫在前雖暮亦不敢向也令女子既嫁遠其父母兄弟而去則非昔者可與私之時矣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比也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賦也

隮升雲也與候人南山朝隮義同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俗以西方早雲為雨之候言雲氣升於西方苟無虹以止之則必有終朝之雨以比淫女不畏其夫而外慕雖朝亦遂私情蓋上章以蝃蝀目淫女

之夫此章以朝隮目淫女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賦也

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懷昏姻謂懷思其夫而相親愛此昏姻之常天命之正也既嫁而猶慕所私不顧其夫則非貞信以懷所當懷之昏姻失天命之正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

經旨曰此詩刺在位者竊禄欺人本無實德而外又慆淫不檢盡喪威儀至於傷化敗俗不可以為人可疾之甚也

相鼠有皮興也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興意○相去聲後凡相視之相並同

相視也皮者鼠之所以庇也儀儀文也無儀則不以禮庇矣

○相鼠有齒興也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興意

齒者鼠之所以食也止容止也無止則不以禮食矣○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興也興意

體肢體鼠之所以行也禮禮度也無禮則不以禮行矣○鼠之為物竊食穿墉欺人不見如在位者竊禄營私閉藏邪穢故以起興言人既貪汚苟禄負其本心而外之不檢又失其所以為用曾鼠之不若矣甚惡之之辭也鼠以皮齒體取義不必以禮鼠之拱立者言鼠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滛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

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干旄

經旨曰衛之下邑有賢者居於其郊而邑大夫好善乘其車馬建其旌旄親往迎之而見之者作此詩也

舊說以為衛文公臣子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則似

文公德化所及者其不知文公甚矣葢文公非賢君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賦也

孑孑特立貌干旄以旄注於旗竿之首而建於車後旄以旄牛尾為之如今之幢也浚衞下邑有邑大夫治此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葢以素絲織組而維其旄也四之一車四馬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賢者言

畀之謂告以善道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賦也○予音與後凡取與義者並同

鳥隼曰旟旟在旌旄之下乃大夫之旗也都民所聚也以次序言之則當為郊內近城之地組紕所織成者也亦以維之賢者至都則漸近恐四馬之力或有疲乏故又備一良馬以待敝則併前四馬而為五矣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

何以告之賦也○告音谷

析羽為旌用翟羽之半而注於旄上也大夫得用之故曰大夫以旌城都城也祝與屬同著也維之而與干相屬也至城則益近又備一良馬以待之則并前五馬而為六矣益賢者同乘欲車之安故所至即益馬以為備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

經㫖曰衛懿公時狄入衛懿公死而戴公代之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戴公者宣姜之子而許穆夫人之兄也夫人以諸侯無救之者閔其將亡而思歸唁之其欲為衛圖存之情切矣將為大夫所阻不得遂焉故作是詩也舊說本於左傳大畧得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賦也

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弔失國曰唁衛侯者戴公

也歸唁之者閔其將亡而欲見之以圖存也悠悠遠
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蓋許大夫以衛既國破君亡
在漕野處夫人非所宜歸歸亦無能為助故跋涉來
追以阻其行而夫人則以不能歸唁為憂焉此原其
心之不得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
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賦也

不我嘉者許大夫不以為善也旋反謂還衛也爾指

許大夫不臧謂爾之所言亦未爲善也不遠者近人情也濟渡也謂渡自許適漕之水也不閟謂通世故也蓋我之所思於人情爲近於世故爲通但爾不以我爲善是爾之不近人情不通世故也故我視爾亦不得爲善耳此明其心之本善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賦也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可療鬱結之疾言許人阻我

之歸使我成鬱結之疾故欲陟阿丘而取蝱以療之也善懷者能憂思也行道尤過狂率意妄為也言女子之能思豈可以為常性然哉蓋事情迫切有不得不然者則亦各有道焉而不可執童穉之見率意以為過也蓋許人本意但欲使大夫往唁無恤忽災之志故以為穉狂而切責之謂其不能知巳之心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賦也

芃芃盛貌麥方盛長未收刈也葢夏正三四月之交也控持而告之也因依也極窮也謂盡力以來救也君子賢者之稱即大夫也百爾所思惟欲代夫人往唁也狄之入衛自閔公二年十二月始至麥盛之時將四閱月矣而控於大國如齊桓公但與宋曹救邢而未嘗至衛此衛之所以無因極也如此可坐視其亡乎故欲親自歸衛謀於戴公使之竭力事大國以求其必救耳所謂我所之者意葢如此惜乎諸大夫

之無遠志而其君之不能立也使非齊桓公救邢却狄而衛文公終復其國則許穆夫人之憂鬱雖有無可得而瘳乎○許穆夫人之思在於憂宗國覆亡非為念親之私情也婦人之見如此豈不賢哉世之丈夫多有所不及者矣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此篇分章與毛鄭不同朱子蓋據蘇氏之說也今從之

詩説解頤正釋卷四